

在赤坎老街 遇见湛江的前世今生

文/图 陈健翔

当车轮碾过湛江市区宽阔的柏油路，拐进赤坎老街的瞬间，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，将时针往回拨转了百年。高楼大厦的喧嚣被骑楼的檐角轻轻拦下，扑面而来的，是混杂着老木头香、海水咸腥和烟火气的独特气息。赤坎老街的起点，是那条刻满岁月纹路的古渡口石阶。地上的青石板被无数代人的鞋底磨得发亮，缝隙里钻出的青苔，像时光绣出的绒花。站在这里，仿佛能看见百年前的商船满载着丝绸、瓷器从这里出发，驶向南洋的万顷碧波；也能看见抗战时期，一批批爱国志士背着行囊，从这里踏上救亡图存的征程。

沿着大通街往里走，两旁的骑楼像沉默的老者，静静伫立。这些骑楼大多建于民国时期，融合了岭南建筑的通透与法式建筑的浪漫。拱形门窗上的雕花虽已斑驳，却依然能看出当年的精致；骑楼下方的廊道，曾是躲避风雨的港湾，如今成了老人们下棋、聊天的好去处。偶尔有风吹过，檐角的铜铃发出清脆的声响，像是在诉说着老街的前世今生。

商海浮沉的见证

在民主路的中段，一座浅黄色的法式钟楼格外引人注目，这便是广州湾商会旧址。它像一位从历史深处走来的绅士，带着岁月的沉淀，却依然难掩当年的风华。

这座建于1925年的建筑，是赤坎老街的标志性建筑之一。二层钢筋混凝土结构，仿法国钟楼样式设计，顶层的钟亭里，自鸣钟虽已停止了摆动，却仿佛还能听见它在百年前，准时敲响清脆的钟声。建筑的外墙被装修一新，像是给它披上了一件金黄色的外衣，更添了几分庄重感。

走进商会旧址，仿佛走进了一个浓缩的商业博物馆。一楼的展厅里，陈列着当年商会的章程、会员名册，以及各种商业票据。泛黄的纸张上，密密麻麻的字迹记录着当年广州湾的商业繁荣。二楼的会议室里，摆放着一张长长的木质会议桌，周围是一圈老式的藤椅。想象着当年，粤西地区的商贾名流们围坐在

这里，商讨着商业大计，谋划着广州湾的未来，那场面该是何等的热闹。

广州湾商会在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它成立于1925年，下属有30多个同业公会，会员人数过千，是粤西地区最大的商会。在法国租借广州湾期间，商会不仅维护着商人的利益，调解着商务纠纷，还积极参与地方公益事业。抗战时期，广州湾成为中国唯一可对外通商的口岸，赤坎老街更是成了西南后方物资进出口的商业重镇。商会的会员们，冒着生命危险，为抗战前线输送着物资，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

如今，修整一新的商会旧址已经成为一个文化交流的场所。这里时常举办各种展览，有历史文物展，有艺术作品展，还有民俗文化展。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驻足参观，感受着广州湾的商业文化，也感受着赤坎老街的独特魅力。

殖民阴影下的抗争

从商会旧址出来，沿着民主路往南走，不多远便到了广州湾法国驻军旧址。这是一幢联排式的二层骑楼建筑，始建于民国初期。与商会旧址的华丽不同，这里的建筑显得更加厚重、肃穆。

建筑的下层有6根圆柱子，柱身有凹槽，圆杯形柱基础上装饰着一圈特别的字纹，柱头则用草叶纹装饰。这些细节，都透露出当年法国殖民者的嚣张气焰。二楼的阳台是混凝土花纹护栏，虽已有些破损，却依然能看出当年的坚固。

法国租借广州湾期间，对湛江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。他们在这里设立烟馆、赌馆、妓馆，毒害着湛江人民的身心；他们疯狂

地掠夺着湛江的资源，让这片土地变得满目疮痍。然而，湛江人民并没有屈服。从孙中山派胞弟孙眉潜入广州湾，发展同盟会会员，到杨益三加入同盟会，负责筹集经费并参与策划起义；从抗战时期，湛江人民积极支援前线，到抗战胜利后，广州湾重归祖国怀抱，湛江人民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，谱写了一曲反抗殖民统治的壮丽赞歌。

如今，驻军旧址的一部分已经变成了商铺，二楼也安装了防盗网。但它所承载的历史，却永远不会被遗忘。它像一面镜子，时刻提醒着我们，要铭记历史，勿忘国耻，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。

光影里的家国情怀

在赤坎老街的北面，有一座安静的小院，这便是黎民伟纪念馆。黎民伟是中国早期的电影先驱，他用镜头记录下了中国近代的风云变幻，也记录下了广州湾的独特风情。

纪念馆的门前，种着几棵高大的红树。每到春夏季，红树像一团燃烧的火焰，映红了整个纪念馆。走进纪念馆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黎民伟的铜像。他戴着一副眼镜，神情专注，仿佛正在构思着新的电影剧本。纪念馆的展厅里，陈列着黎民伟生前使用过的摄影机、胶片，

以及他拍摄的电影海报。其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拍摄的《广州湾》纪录片。这部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广州湾的社会风貌，从繁华的商业街到宁静的渔村，从法国殖民者的奢华生活到普通百姓的艰辛劳作，都一一呈现在镜头里。

黎民伟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电影人，更是一位爱国志士。抗战时期，他拍摄了许多抗战题材的电影，激励着无数中国人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。他还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，为抗战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他的一生，都在用光影书写着家国情怀。

老街上的艺术之光

在赤坎老街的西边，博通艺术馆像一颗璀璨的明珠，散发着独特的艺术光芒。这是一座由老建筑改造而成的艺术馆，保留了原有的建筑风格，又融入了现代的艺术元素。

艺术馆的大门是一扇厚重的木门，推开木门，仿佛进入了一个艺术的世界。一楼的展厅里，陈列着各种艺术作品，有绘画、书法、雕塑，还有摄影作品。这些作品风格各异，有的写实，有的抽象，有的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色，有的则展现了国际视野。

沿着楼梯上到二楼，是一个开放式的艺术空间。这里时常举办各种艺术讲座和研讨会。来自各地的艺术家们在这里交流创作心得，分享艺术感悟。在这里，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到优秀的艺术作品，还可以与艺术家们面对面交流，感受艺术的魅力。

博通艺术馆的主人是一位热爱艺术的湛江人。他说，创办这座艺术馆的初衷，是为了给

更多的人了解艺术，热爱艺术。如今，博通艺术馆已经成为赤坎老街的文化地标之一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艺术爱好者前来参观、交流。

夕阳西下，金色的余晖洒在赤坎老街的屋顶上，给整个老街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。此时的老街，开始热闹起来。骑楼下方的小吃摊前，挤满了人。湛江的特色小吃，如虾饼、肠粉、生蚝粥，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摊主们熟练地忙碌着，脸上洋溢着淳朴的笑容。老人们坐在门口的竹椅上，摇着蒲扇，聊着家常；孩子们在骑楼的廊道里追逐嬉戏，笑声回荡在老街的上空。在老街的尽头，有一家新开的书店。书店的装修风格简约而不失温馨，里面摆满了各种书



烟火气十足的赤坎老街。



广州湾商会旧址。



别等风来了 才想起关窗

雨棠

4月4日傍晚，云南丽江玉龙雪山景区，数百名游客因山顶突发9.5级大风被困海拔4600米的冰川公园长达数小时。零度以下的低温与狂风中，有人失温呕吐，有人用垃圾袋裹身取暖，有孕妇呼吸不畅，有孩童嘴唇发紫。这场风灾虽未酿成大祸，却为山岳型景区敲响警钟：应急不能总靠事后补救，事前主动防控才是守护游客安全的真正底线。

玉龙雪山的淡季集中在每年11月至次年4月，景区自身也明确提示。今年3月以来，因大风索道已累计停运7次。这意味着4月4日的大风并非不可预测，而是概率高、信号明显却被习惯性忽视的风险。景区解释称当天下午5点半起风，起初风力不大。但问题在于，当风力开始增强时，景区是否及时评估风险、果断限流？从游客反馈看，下午4点仍有游客正常上山，傍晚才开始在寒风中漫长等待。这种边走边看的应对，实质是将游客置于天气赌局的筹码之上。现代气象预报技术已能较准确预测高海拔山区风场变化，景区完全有条件建立与气象部门的实时联动，在风力达临界值前主动熔断，而非等游客已上山才被迫限流。事后愿清理的表态，恰反映出事前决策的被动。

游客小李的经历颇具代表性：下午6点半开始排队下山，直到晚上8点多才进入候车大厅，期间只能在卫生间避风；氧气瓶和糖果是过一会儿才送来；热水和毛毯更是稀缺。在海拔4600米、气温骤降、狂风呼啸中，每一分钟等待都是对游客身体的透支。这些救命物资管理应最大限度承载量预留山顶，而非等游客已失温才从山下调运。更令人遗憾的是，初期工作人员甚至未开放候车大厅，让游客露天硬扛寒风，反映出应急响应演练的缺失。

面对滞留游客的焦虑，景区应对迟缓机械。游客高喊退票的声音持续数小时，现场秩序混乱。虽然事后承诺退票道歉，但危机公关的黄金时间已逝。当游客生命健康受威胁时，他们需要的不是一句请理解，而是及时的信息通报、明确的疏散时间表、切实的关怀行动。

值得肯定的是，4月5日下午3点后景区果断取消了索道接待。这种吃一堑长一智虽来得稍晚，至少体现了纠错能力。但游客付出的代价是身体损伤和假期泡汤，这本可通过更前置的决策避免。

玉龙雪山不是第一次遭遇此类事件。历史反复重演，说明问题根源在于管理理念滞后——将天气风险视为不可抗力消极应对，而非纳入可管理的运营风险体系。类似教训并非孤例，广东阳江作为滨海旅游城市，每逢台风季也面临同样考验。海陵岛等景区若不能在台风预警发布后及时关闭海滩、疏散游客，而是抱有侥幸心理继续营业，极易酿成险情。山岳与滨海景区虽地貌不同，却共享同一条铁律：天灾不可控，但人祸可防。

成熟的景区应建立分级响应机制：蓝色预警加强监测、黄色预警限流、橙色预警停运。宁可十防九空，不可失防万一的保守主义，看似损失短期门票收入，实则守护品牌声誉和游客生命安全。毕竟，没有任何风景值得用健康甚至生命去交换。

清明节假期已过，“五一”假期不久也即将到来，但愿这场风季之困能让更多景区明白：真正的应急管理，需要未雨绸缪。那些提前关闭的售票窗口、提前准备的氧气瓶、提前演练的疏散方案，才是对游客最好的“欢迎光临”。

公益广告

树牢安全发展理念 守住安全生产底线

